



Angela's Ashes

安琪拉的灰烬

〔美〕弗兰克·迈考特 著 路文彬 译

我们在物质上极端贫穷，但我们总是很快乐，
有很多渴望，很多梦想，很多激情，我们感觉很富有。

南海出版公司



Angela's Ashes

安琪拉的灰烬

〔美〕弗兰克·迈考特 著 路文彬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琪拉的灰烬/[美] 迈考特著; 路文彬译. -2

版. -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. 2010. 7

ISBN 978-7-5442-4460-2

I. ①安… II. ①迈… ②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10710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09-258

ANGELA'S ASHES: A MEMOIR by FRANK MCCOURT

Copyright © 1996 by FRANK MCCOURT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Friedrich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
2006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安琪拉的灰烬

[美] 弗兰克·迈考特 著

路文彬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黄宁群 翟明明

装帧设计 韩笑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本 890毫米×1270毫米 1/32

印张 12.5

字数 327千

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2版

印次 2010年7月第3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4460-2

定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谨以此书

献给我的弟弟

小马拉奇、迈克尔、阿非。

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很多，

我钦佩你们，永远爱你们。

我的父亲和母亲本该待在纽约，他们在那里相遇，在那里成婚，我也在那里出生。然而，我四岁的时候，他们却返回了爱尔兰。那时，我的弟弟小马拉奇三岁，双胞胎奥里弗和尤金只有一岁，妹妹玛格丽特已经夭亡。

当我回首童年，我总奇怪自己竟然活了下来。当然，那是一个悲惨的童年，幸福的童年是不值得在这儿浪费口水的。比一般的悲惨童年更不幸的，是爱尔兰人的悲惨童年；比爱尔兰人的悲惨童年更不幸的，是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童年。

人们总爱吹嘘或抱怨他们早年所遭受的苦难，但那根本没法和爱尔兰人的苦难相提并论：家庭贫困潦倒；父亲一无所长、醉话连篇；母亲虔诚而沮丧，坐在火炉旁哀叹个不停；神父自以为是；教师恃强凌弱；还有那些英国人和他们八百年来对我们所造的孽。

尤其糟糕的是——我们那儿总是湿漉漉的。

在遥远的大西洋上空，大片聚结的雨云缓缓流向香农河，然后永远停留在了利默里克^①。从割礼节^②到新年前夜，雨水一直浇灌着这座城市。

①位于爱尔兰西南部，香农河河口。

②天主教纪念日之一，在每年1月1日。

它造就了刺耳的干咳声，支气管炎的“呼噜”声，哮喘病的“咻咻”喘气声，还有肺病那“吭吭”的咳嗽声。它把人们的鼻子变成喷泉，把人们的肺变成细菌的温床。于是，它又引出了大量的治疗土方：为了治疗黏膜炎，得吃用加了胡椒粉的牛奶煮过的洋葱；为了使呼吸道畅通，得把面粉和荨麻熬成糊糊，裹在布里，然后把这滚烫的东西拍在胸膛上，烫得人“嘶嘶”地倒抽凉气。

从十月到次年四月，利默里克的墙壁上一直闪烁着湿漉漉的光。衣服从来没干过，花呢衣服和羊毛外套成了许多生灵的乐园，有时还会钻出一些神秘的植物。在小酒馆里，水汽从潮湿的身体和衣服上蒸发出来，又随着烟卷和烟斗被吸进去，伴着溅洒出的黑啤酒和威士忌散发出霉味，还稍微混合着从户外厕所飘进来的尿臊味——许多人就是在那里将他们一周的收入呕吐得一千二净的。

雨水把我们赶进了教堂——那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力量的源泉，我们唯一干燥的地方。在做弥撒、祈祷和九日祷时，我们湿淋淋的挤作一大堆，在神父单调沉闷的布道声中恹恹欲睡，而水汽又混合着焚香、鲜花和蜡烛的味道，从我们的衣服上蒸发出来。

利默里克一向以虔诚闻名，但我们仅仅熟悉它的雨水。

我的父亲马拉奇·迈考特出生在安特里姆郡图姆镇的一个农场。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样，他生性粗野，爱找英国人或爱尔兰人的麻烦，有时还同时找这两伙人的麻烦。他曾为爱尔兰共和军作战，最终在一次亡命行动中成了被悬赏的逃兵。

我小时候常常盯着父亲看，他那日益变稀的头发、东倒西歪的牙齿让我感到纳闷，为什么有人愿意出钱买这样一个脑袋呢？在我十三岁的时候，祖母告诉我一个秘密：还是婴儿的时候，你那可怜的父亲摔过倒栽葱。那是个意外，此后他就跟原来不一样了。你一定要牢记，摔过倒栽葱的人可能会有点不大正常。

因为他那个被摔过的脑袋有了价码，他只好从戈尔韦港乘货船偷偷逃离爱尔兰。到了纽约，正赶上大禁酒，他认为自己简直掉进了地狱。但他随即发现了地下酒吧，就又眉开眼笑了。

在美国和英国游荡和痛饮过后，江河日下的光景令他开始渴望安宁。他回到了贝尔法斯特市，因为他的出现，那里炸开了锅，他却说：去他们的吧。他常和安德森镇的女士们闲聊，她们用美色诱惑他，可他却把她们打发了，继续喝自己的茶。他已经烟酒不沾，美色又有什么用？不久，他死在皇家维多利亚医院。

我的母亲叫安琪拉·西恩，是和她的母亲、两个哥哥托马斯和帕特里克，以及一个姐姐阿格尼斯在利默里克的贫民窟长大的。她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，原因是她出生几周前，他就溜到了澳大利亚。

在利默里克的小酒馆喝了一夜的黑啤酒后，外公摇摇晃晃地走在小路上，一路哼唱着他最喜欢的那首歌：

是谁把罩衫扔进了墨菲太太的炖菜汤？

无人搭理他只好一直高声嚷：

定是爱尔兰脏鬼的恶作剧，

看我不好好痛揍他一场，

竟敢把罩衫扔进墨菲太太的炖菜汤。

他的心情出奇的好，于是想和一岁的小帕特里克逗乐。可爱的小家伙深爱着他的父亲。父亲把他扔到半空中，他便大笑个不停。没事的，别怕，小帕特，没事的，别怕，飞到黑黑的天上去喽，好黑好黑的天呀。噢，耶稣啊，他没能接住这个落下来的孩子，可怜的小帕特里克头先着地，发出“格”的一声，接着又呜咽了几下，便没了声息。外婆从床上吃力地抬起身子（她当时正怀着孩子，那就是我的母亲），好不容易把小帕特里克从地上弄起来。她冲着孩子长叹一声，然后转向外公：滚出

去！滚！你再多待一分钟，我就找斧子劈你，你这个酒疯子！耶稣作证，我会用绳子绞死你。滚出去！

外公立在原地一动不动，像个男子汉一样。我有权待在自己家里，他说。

她抱着这个受伤的孩子，肚子里还有另一个健康的孩子折腾着，她向他冲过去，疯狂地逼向他，他顿时软下来，跌跌撞撞地逃出屋子，奔上小路，一口气跑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才停下来。

我的舅舅小帕特再也没能恢复原样。他的大脑变得迟钝，走起路来左腿和身子朝相反的方向扭着。他没有读过书，但上帝却在用另一种方式保佑他。八岁开始卖报纸的时候，他比财政大臣还会算账。没人知道人们为什么叫他“西恩修道院长”，不过全利默里克的人都喜欢他。

我母亲的麻烦从她出生之际就开始了。外婆躺在床上，一边因为阵痛气喘吁吁，一边向孕妇的保护神圣哲拉·马则祷告个不停。接生护士欧哈罗兰穿着一身华丽的服装站在旁边。正赶上新年前夜，欧哈罗兰焦急地盼着这个孩子快快出生，她好及时赶赴聚会，参加庆典。她对我的外婆说：请你用力，求你啦，用力。耶稣、马利亚和圣约瑟啊，要是你们不让这个孩子快点的话，新年到了他也不会出生的，那我这身新衣又有什么用处？甭管什么圣哲拉·马则了，在这种时候，男人能有什么用？就算他是圣人又怎么样？圣哲拉·马则屁用不顶！

外婆又向难产保护神圣安妮祷告，可是孩子仍不肯出来。欧哈罗兰护士便让外婆向圣犹太祷告——他可是人们处于绝望境地时的保护神。

圣犹太，危急关头的保护神啊，快救救我，我不行了。她嘟囔着，用着力，婴儿的头露出来了，只有一个头，那就是我的母亲。这时候，夜半的钟声响了，新年到了。口哨、喇叭、警笛、铜管乐队，同时在利默里克城喧嚣起来，人们喊着、唱着“新年快乐”。祝愿友谊地久天长。教堂的祈祷钟声全部敲响了，欧哈罗兰护士为她那身没派上用场的新衣流下了泪水，那孩子仍然原样停在那里，她也仍然穿着这身新衣待在原

地。请你出来吧，孩子，好吗？外婆猛一用力，孩子出世了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，长着乌黑的鬃发和一双充满哀怨的蓝眼睛。

啊，老天在上，欧哈罗兰护士说，这孩子跨了两个年度，头生在新年，屁股生在旧年。还是说头生在旧年，屁股生在新年？你得给教皇写信，太太，搞清这孩子到底算哪年生的，而我要把这身衣服留到明年再穿了。

孩子取名叫安琪拉，因为她降临人世的那一刻，晚祷钟声（Angelus）正好在新年的午夜时分响起，还因为，她的确是个小天使。

像童年时那样爱她吧，
哪怕她虚弱，衰老，发色灰白。
因为你永远不会失去母爱，
直到她有一天在地下长眠。

在圣文森特保罗学校，安琪拉学会了读书、写字和算术，到第九个年头，她的教育就结束了。她开始尝试做一个小时工，一个仆人，一个戴着小白帽随时为人开门的女佣，但她又学不会屈膝礼。她的母亲说，你根本就没有这种能力，你一点用都没有。为什么你不去美国？各种各样的废物在那儿都能找到位置。我给你盘缠。

到达纽约时，她正赶上大萧条时期的第一个感恩节。在布鲁克林克拉森大街的丹·麦克阿多利和他妻子敏妮举办的聚会上，她邂逅了马拉奇。马拉奇很喜欢安琪拉，她同样很喜欢他。他有一种狡黠而又怯懦的神情，那是刚刚因抢劫蹲了三个月班房的缘故。在地下酒吧里，他和朋友约翰·迈克艾兰听说那辆卡车上装着满满的猪肉和豌豆罐头，于是铤而走险，但他们不会开车，卡车在默特尔大街上东倒西歪。警察盘查了这辆车，结果令他们大惑不解，竟然有人愿意劫持一辆没有装着猪肉和豌豆罐头、只装着几箱纽扣的卡车。

安琪拉被这狡黠而又怯懦的神情所吸引，马拉奇蹲了三个月班房后

也备感孤单，所以这次邂逅必然产生那种“双膝打战”的情景。

所谓“双膝打战”，就是指一男一女踮着脚尖，抵着墙壁，竭力控制因兴奋而抖个不停膝盖，却又不能自己的那副样子。

“双膝打战”将安琪拉置于一种有趣的境地，自然这也招来了议论。安琪拉有两个表姐，麦克纳马拉姐妹——德莉娅和菲洛米娜，她们分别嫁给了梅奥县的吉米·福图恩和布鲁克林当地的汤米·弗林。

德莉娅和菲洛米娜块头都很大，胸部发达，性情凶悍。当她们走在布鲁克林的人行道上时，小人物们纷纷避让，以示尊重。这对姐妹晓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认为任何疑惑都可以由一种东西来解决，那就是神圣的天主教和使徒教会。她们知道，安琪拉尚未婚嫁，不该让人说三道四，她们不能对此袖手旁观。

她们采取了行动，带着吉米和汤米向大西洋大街上的那家地下酒吧进发。每个星期五，马拉奇都会在那里出现，那是他有工作以后发薪水的日子。店铺里的伙计乔伊·卡西马尼不想放这姐妹俩进来，但菲洛米娜警告他，要是他不想让自己的鼻子从脸上搬家，不想让那扇门散架，那最好给她们开门，因为她们是带着上帝的使命来的。于是乔伊说：好吧，好吧，你们这些爱尔兰人。天哪！要有麻烦了，要有麻烦了。

马拉奇远远地待在酒吧的另一头，脸色发白，冲着两个胸部发达的女人献上一丝苦笑，递给她们一杯酒。她们不为所动，德莉娅说：我们不知道你来自北爱尔兰的哪一个阶层。

菲洛米娜说：我们怀疑你家里有长老会教徒，这样可以解释你对我们表妹干下的那些事。

吉米说：啊，那么，啊，那么，就算他家里有长老会教徒，也不是他的错呀。

德莉娅说：你给我闭嘴。

汤米插进来：你对那个可怜姑娘干下的事情，对爱尔兰民族来说，是极不光彩的，你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。

啊，我是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，马拉奇说，我是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。

没有人要你说话，菲洛米娜说，你的蠢话造成的伤害够多的了，还是赶快闭上你的臭嘴吧。

在你闭上臭嘴后，德莉娅说，我们来谈谈你和我们那可怜的表妹安琪拉·西恩的正事。

马拉奇说：啊，的确，的确，正事归正事，我很高兴趁此机会，请你们每人喝上一杯。

收起你的酒，汤米说，倒在你屁股上吧。

菲洛米娜说：我们的小表妹一下船，你就盯上了她。在利默里克我们是讲道德的，你知道，道德。我们不像安特里姆郡的野兔子，那地方爬满了长老会教徒。

吉米说：他长得不像长老会教徒。

你给我闭嘴，德莉娅说。

我们还注意到另一件事，菲洛米娜说，你的行为很古怪。

马拉奇笑了：是吗？

是的，德莉娅说，这是你一开始就引起我们注意的原因之一，你那古怪的行为给我们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。

就是长老会教徒那种鬼鬼祟祟的微笑，菲洛米娜说。

啊，马拉奇说，那只是因为我的牙齿有毛病。

管它牙齿不牙齿、举止古怪不古怪的，你得娶那姑娘，汤米说，你要上教堂举行婚礼。

啊，马拉奇说，我可没打算结婚，你们知道，没有工作，我没法养家糊口……

结婚就是你要做的事，德莉娅说。

上教堂举行婚礼吧，吉米说。

你给我闭嘴，德莉娅说。

马拉奇目送她们离去。我现在是进退两难，他对乔伊·卡西马尼说。

骗你不是人，乔伊说，看见那两个小姐向我走过来，我简直想去跳哈得逊河。

马拉奇开始考虑自己的困境。他的口袋里还有上次工作赚得的几美元，他有个叔叔在旧金山或是加利福尼亚的其他什么山。去加利福尼亚，远离这对胸部发达的麦克纳马拉姐妹和她们那可恨的丈夫，岂不更好？他确实应该离开，他要畅饮爱尔兰人酿的酒，庆祝自己的决定。乔伊为他倒酒，要知道，这酒差点烧破他的喉管。爱尔兰酒，一点没错！他对乔伊说，这是禁酒时期出自魔鬼之手的产物。乔伊耸耸肩：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只管倒酒。这总比没酒喝要强。马拉奇还想再要一杯。乔伊，你也来一杯，也问问那两个体面的意大利人想喝什么。你说什么？当然，我有钱付账！

他在长岛火车站的长凳上醒来时，看见一个警察正用警棍敲打他的鞭子。他的逃命钱不见了，这回麦克纳马拉姐妹该活吞掉他了。

圣约瑟节，三月里一个寒冷的日子，也就是“双膝打战”后的四个月，马拉奇娶了安琪拉。八月，他们的孩子出世了。十一月的一天，马拉奇喝醉了，决定去为孩子办理出生登记。他想以自己的名字为孩子命名，但是，他的北爱尔兰口音和酒后的语无伦次，弄得那位登记员稀里糊涂，结果在出生证明上登记的仅仅是麦尔这个名字。

直到十二月底，他们才带麦尔去圣保罗教堂受洗，并按照他祖父和阿西西圣人的名字弗兰西斯给孩子命名。安琪拉还想根据利默里克保护神的名字，给孩子取一个中间名“门沁”，可马拉奇坚持说，他的儿子不能取一个利默里克人的名字，加一个中间名是残暴的美国人的习惯，既然已经按照阿西西圣人的名字受洗了，第二个名字就没有必要了。

受洗的那天耽搁了一点时间，因为选定的教父约翰·迈克艾兰在地

下酒吧喝多了，早把自己的职责忘到九霄云外。菲洛米娜告诉丈夫汤米，他必须当教父。孩子的灵魂是危险的，她说。汤米低下了头，咕哝道：好吧，我当教父，但是要是他长大后像他父亲那样爱惹麻烦，举止古里古怪的话，我可不负责任，到时候他可以到地下酒吧去找约翰·迈克艾兰。神父说：你说得对，汤姆，你是一个正派人，好人从不跨进地下酒吧半步。马拉奇刚从那里出来，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，想同神父理论，再好好褻渎一下神灵：拿下你那副领子，我们来看看谁是个正派人。胸部发达的姐妹俩和她们的丈夫赶紧把他拦回来。刚做妈妈的安琪拉一时着急，竟忘了自己正抱着孩子，一撒手把他丢进了洗礼盆，来了个新教式的全身浸礼。辅祭^①协助神父把婴儿从洗礼盆里捞了出来，交给安琪拉。安琪拉呜咽着抱住孩子，水弄得她满胸脯都是。神父哈哈大笑，说他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，这孩子现在是个标准的小浸信会^②教徒了，不再需要神父了。这话又一次激怒了马拉奇，他想向神父扑过去，因为这神父竟敢把他的孩子和新教徒视为一类。神父说：安静，这位兄弟，你是在上帝的屋子里。马拉奇说：什么上帝的屋子，狗屁！结果，他被扔到法庭街上，因为你是不能在上帝的屋子里说粗话的。

受洗后，菲洛米娜说她家就在街角，家里有茶和火腿，还有蛋糕。马拉奇问：茶？她说：是的，茶，你是想要威士忌吧？他说茶就很不错，但他得先去找约翰·迈克艾兰那家伙算账，那家伙很失礼，没有履行他的教父职责。安琪拉说：你不过是想找个借口跑到地下酒吧去。他说：上帝作证，我现在根本就没想到酒。安琪拉开始掉眼泪：在你儿子的受洗日，你还非要去喝酒不可。德莉娅当着他的面说，他是个讨厌坯，可你又能指望北爱尔兰人怎么样呢？

①举行弥撒时辅助神父的人，过去多由男孩担任。

②基督教新教的一支，认为洗礼必须行浸水礼。

马拉奇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，不停地倒腾着双脚，把帽子拉低遮住眼睛，两手往裤袋里一插，嘴里嗯啊着，标准的安特里姆郡偏远地区那帮人的作风，然后他转过身，快步走上法庭街，直奔大西洋大街的那家地下酒吧。他确信，他们会看在他儿子受洗日的分上，免费招待他一次。

在菲洛米娜的家里，姐妹俩和她们的丈夫又吃又喝，而安琪拉却坐在角落，抹着眼泪照顾孩子。菲洛米娜的嘴里塞满了面包和火腿，呼呼隆隆地对安琪拉说：这就是你犯傻的后果，还没等下船，你就被那个疯子迷住了魂。你应该单身，要是把这孩子送人领养，你现在就自由了。安琪拉哭得更厉害了。德莉娅发起了进攻：噢，别哭了，安琪拉，别哭了。怪不得别人，只能怪你自己，是你自己和一个北爱尔兰酒鬼找上麻烦，那家伙看上去甚至不像个天主教徒，行为还怪怪的。我想说……说马拉奇身上绝对有长老会教徒的味道。你给我闭嘴，吉米。

我要是你，菲洛米娜说，我一定不会再要孩子了。他没有工作，所以没有钱，而且像他那样酗酒，永远也不会有钱，所以……别再要孩子了，安琪拉，你听明白我说的了吗？

是的，菲洛米娜。

一年后，又一个孩子降生了。安琪拉按照他父亲的名字，叫他马拉奇，并给他取了一个中间名哲拉，那是他叔叔的名字。

麦克纳马拉姐妹说，安琪拉是一只光会下崽的兔子，她们不想再和她有任何关系了，除非她有一天觉悟。

她们的丈夫欣然同意。

在布鲁克林的克拉森大街的广场，我和弟弟小马拉奇一起玩耍。他两岁，我三岁。我们坐在跷跷板上。

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。

小马拉奇升上去。

我跳下来。

小马拉奇跟着落了下来，跷跷板砸在地上，他尖叫着，用手捂着嘴，那里流血了。

啊，上帝，流血可不是件好事，妈妈会杀了我的。

妈妈正从广场对面走过来，她的大肚子让她步履艰难。

她问：你干了什么？你对这孩子干了什么？

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我不知道我都干了什么。

她揪住我的耳朵：回家，睡觉去。

睡觉？大中午的天？

她推着我朝广场的大门走：快走。

她抱起小马拉奇，步履蹒跚地走了。

我父亲的朋友麦克阿多利正站在我们那栋楼的外面，他和妻子敏妮站在人行道边，看着一条躺在阴沟里的狗。那狗的脑袋上全是血，和小马拉奇嘴里流出的血的颜色一模一样。

小马拉奇身上有狗那样的血，狗身上有小马拉奇那样的血。

我拽住麦克阿多利先生的手，告诉他，小马拉奇也有狗身上那样的血。

噢，他是有，没错，弗兰西斯。猫也有，爱斯基摩人也有，都是这样的血。

敏妮说：得了吧，丹，别吓唬这小家伙了。她告诉我，这条可怜的小狗被车轧了。临死前，它从街上一直爬到这儿。它是想回家，这个可怜的小东西。

麦克阿多利先生说：你最好也回家去，弗兰西斯，我不知道你把小弟弟怎么了，你妈妈领他去医院了。回家吧，孩子。

小马拉奇会像这条狗一样死去吗，麦克阿多利先生？

他只是咬破了自己的舌头，他不会死的，敏妮说。

那为什么这条狗死了？

它到死的时候了，弗兰西斯。

公寓里空荡荡的，我在卧室和厨房里徘徊，爸爸出去找工作了，妈妈和小马拉奇在医院里。我希望弄点吃的，但冰箱里除了几片漂在冰水上的卷心菜叶子，什么都没有。爸爸说过，不要吃任何漂浮在水上的东西，因为它们可能开始腐烂了。我倒在爸爸妈妈的床上睡着了，妈妈把我摇醒时，天快黑了。你小弟弟要睡一会儿，他差点把舌头咬掉，缝了好多针哪。你到那间屋睡去。

爸爸正在厨房里，用他的大白瓷缸喝红茶，他把我抱到腿上。

爸爸，给我讲库——库的故事好吗？

是库胡林，跟着我念，库——胡——林。要是你念对了，我就给你讲故事。库——胡——林。

我念对了，于是他就给我讲起库胡林的故事。库胡林小时候有一个别名，叫赛坦塔。他在爱尔兰长大，爸爸小时候就住在那里的安特里姆郡。赛坦塔有一根棍子和一个球，一天，他击球时，球打进了库林那条大狗的嘴巴里，噎死了它。啊，库林非常生气，就说，没有了我的大狗来保护我的房子、我的妻子和我那十个小孩，还有一大堆猪啊、母鸡啊、绵羊啊，我该怎么办？

赛坦塔说：对不起，我用我的棍子和球来保护你的房子，我改名叫库胡林吧，就是库林的猎犬的意思。他果真这样做了。他保卫着那幢房子和周围地区，结果成了一个大英雄，成了整个北爱尔兰的猎犬。爸爸说他是一个英雄，比希腊人吹嘘个没完的赫拉克勒斯和阿喀琉斯还要了不起，要是公平的话，他可以向亚瑟王和他所有的骑士挑战，问题是，英国佬从来就不可能给你这样的公平。

这是我的故事，爸爸，不能把它讲给小马拉奇或者邻居家的孩子听。

他讲完了故事，给我喝他的茶，那茶好苦，但坐在他的腿上，我很

快活。

这几天里，小马拉奇的舌头肿了起来，他几乎发不出声，更别提说话了。不过就算他能说话，也没人会理睬他，因为天使在半夜里又给我们家带来两个小宝宝。邻居们都说：哟，啊，多可爱的一对男孩呀，瞧瞧这大眼睛。

小马拉奇站在屋子中间，仰头看着大家，指着自己的舌头，呜呜地哼着。这时邻居们却说：没见我们正在瞧你的小弟弟吗？他哭了，爸爸走过来拍了拍他的头，说：缩回你的舌头，儿子，出去和弗兰基^①一起玩吧。去吧。

在广场上，我对小马拉奇讲了那条死在街道上的狗的事，说是因为有人把一个球扔进了它的嘴巴里。小马拉奇直摇头：不是……呜……球，是汽车……呜……轧死了它。他叫嚷着，舌头上有伤，他几乎没法正常说话，不能说话的滋味真可怕。他不让我推他荡秋千。他说：你……呜……在跷跷板上……呜……没杀了我。他叫弗雷迪·莱博威茨推他，当秋千荡向天空时，他快活地大笑着。弗雷迪七岁，长得挺高大，我让他推我，他说：不干，你竟然要杀你弟弟。

我设法自己让秋千荡起来，费了半天劲，只能让它来回打转。见我荡不起来，弗雷迪和小马拉奇哈哈大笑，我很生气。他们现在是铁哥们儿，弗雷迪七岁，小马拉奇两岁。他们天天在大笑，随着不停的大笑，小马拉奇的舌头渐渐痊愈了。

当他大笑时，你可以看见他的牙齿是多么的洁白、细密而美丽，你还可以看见他的眼睛晶莹闪烁。他有一对像妈妈那样的蓝眼睛，头发金黄，小脸粉红。我的眼睛是褐色的，像爸爸。我的头发是黑色的，镜子里的我，脸颊有些苍白。妈妈对邻居莱博威茨太太说：小马拉奇是世界

①对“弗兰西斯（弗兰克）”的昵称。